





農政全書總目

卷之一

農本

經史典故

諸家雜論上

卷之二

農本

諸家雜論下

卷之三

農本

國朝重農考

卷之四

田制

井田考

卷之五

田制

田制篇

卷之六

農事



營治上

卷之七

農事

營治下

卷之八

農事

開墾上

卷之九

農事

開墾下

卷之十

農事

授時 總論 春 夏 秋 冬

卷之十一

農事

占候

雪	虹	風	十月	六月	正月
山	雷	雨	七月	七月	二月
地	電	雲	八月	八月	三月
水	冰	霧	九月	九月	四月
草	霜	霞	十月	十月	五月

花

木

湖

飛禽

走獸

龍

魚

雜蟲

卷之十二

水利

總論

西北水利

卷之十三

水利

東南水利上

卷之十四

水利

東南水利中

卷之十五

水利

東南水利下

卷之十六

水利

水利策

浙江  
滇南

水利疏

卷之十七

水利

灌溉圖譜

卷之十八

水利

利用圖譜

卷之十九

水利

太西水法上

卷之二十

水利

太西水法下

卷之二十一

農器

圖譜一

卷之二十二

農器

圖譜二

卷之二十三

農器

圖譜三

卷之二十四

農器

圖譜四

卷之二十五

樹藝

穀部上	穀名攷
梁	黍
梁秣	稷
葛秣	稷
稗附	稻

卷之二十六

樹藝

穀部下 大豆 小豆 菜豆 赤豆 蠶豆  
豌豆 豇豆 葫蘆豆 刀豆 黎豆

麥 蕎麥 胡麻

卷之二十七

樹藝

菰部

種瓜法 黃瓜 王瓜 絲瓜 西瓜  
茄子 瓠 芋 香芋 蓮  
菱 芡 烏芋 葱 蒜  
山藥 甘藷 蘿菔 胡蘿菔

卷之二十八

樹藝

蔬部 葵 蜀葵 龍葵 蔞葵 蔓菁  
烏松 夏松 蒜 蔥 韭



蕪

菠菜

蓮

蕪荷

薑

莧

苜蓿

茵

芥

苜蓿

紫蘇

麻

甜菜

蓼

雲薑

芹

蘭香

卷之二十九

樹藝

果部上

棗

柿

桃

栗

枰柿

李

榛

君遷子

梅

柰

安石榴

杏

林檎

卷之三十

樹藝

果部下

荔枝

野葡萄

龍眼

橘

楊梅

枇杷

葡萄

柑

銀杏

柚

佛手柑  
木瓜  
山檀  
金橘  
檀子  
甘蔗  
金豆  
棋檀  
桑椹  
椹椹

卷之三十一

蠶桑

總論

養蠶法

卷之三十二

蠶桑

栽桑法

卷之三十三

蠶桑

蠶事圖譜

卷之三十四

蠶桑

桑事圖譜

織紵圖譜

卷之三十五

蠶桑廣類

木棉

卷之三十六

蠶桑廣類

麻 苧麻 大麻 榮麻

卷之三十七

種植

總論

卷之三十八

種植

木部

檜	榆	梓	松	杉	栢
槐	楊柳	梧桐	榿	女貞	冬青
木槿	楮	烏白	秦	皂莢	

櫻欄

柞

椴

棠梨

海紅

卷之三十九

種植

雜種上 竹 茶 菊

卷之四十

種植

雜種下 紅花 藍 紫草 枸杞 茱萸

決明

黃精

百合

薏苡

芭蕉

萱

芥藍

蓴

葦

蒲

蘼草

燈草

卷之四十一

牧養

六畜

雜附 ○ 馬

貓

驢

鴛

牛

鴨

羊

雞

豬

魚

狗

蜜

蜂

卷之四十二

製造

食物

雜附

卷之四十三

荒政

備荒總論

備荒考上

卷之四十四

荒政

備荒考中

卷之四十五

荒政

備荒考下

卷之四十六

荒政

救荒本草一

草部○葉可食三十四種

卷之四十七

荒政

救荒本草二 草部○葉可食三十二種

卷之四十八

荒政

救荒本草三 草部○葉可食三十一種

卷之四十九

荒政

救荒本草四 草部○葉可食三十六種

卷之五十



荒政

救荒本草五

草部○葉可食二十六種

卷之五十一

荒政

救荒本草六

草部○根可食二十四種

卷之五十二

荒政

救荒本草七

草部○實可食二十種 葉及實皆可食十二種

卷之五十三

荒政

救荒本草八

草部○根葉可食二十三種

一，種

卷之五十四

荒政

救荒本草九

木部○葉可食四十一種

卷之五十五

荒政

救荒本草十

木部○實可食二十種

卷之五十六

荒政

救荒本草十一

木部 ○ 葉及實皆可食八種  
花可食五種 花葉皆可

食一種 槐樹芽 花葉實皆可食二種  
葉皮及實皆可食二種 笋可食一種

卷之五十七

荒政

救荒本草十二

米穀部 ○ 實可食二十種

卷之五十八

荒政

救荒本草十三

果部○實可食十四種 葉及實皆可食五種 根可食

二種 根及實皆可食二種 菜部○葉可食十四種

卷之五十九

荒政

救荒本草十四

菜部○葉可食十九種 根可食二種 根葉皆可食四

種 葉及實皆可食五種 根及實皆可食一種

卷之六十

荒政

野菜譜

六十種

農政全書卷之二

上海徐光啓原本

明

東陽張國維  
穀城方岳貢原刻

上海太原氏重刊

農本

諸家雜論下

閻閔序王禎農桑通訣曰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安  
州邵公得元王禎氏農書顧右布政使長興顧公謂  
茲實大關民事而政之首也當轉寫善本卽布政使  
司刻之以廣流布示吾民勤衣食之原而期享樂利

之休盛心也。刻半左布政使固始李公至，乃趣完刻

余為言以著公意，言曰：天之生也，與以所長，則限之

以短，其于人也。賦性獨靈，而制生養之材甚艱，人之

欲生也，固不待聖人有作，孰不求所以自活。而聖人

惟聖能前民用

者，亦人之欲生者也。今無論義農軒堯以來，想巢燧

之初，觀時造始，實求自永其生，而天遂命之人，遂宗

之君臣道興，衣食之原漸以開矣。是故耕獲鉏報，陰

陽蚤莫之節，宜順也。高下遼隰，燥溼寒燠之氣，宜候

也。洩制生化，土木金石之物，宜悉也。糞灌培蒔，剛柔

疏密之性。宜辨也。水旱蟲盜。捍禦守視之役。宜力也。采摘修捋。生熟急緩之度。宜中也。飲飼閑放。好惡新故之情。宜調也。牝牡生息。老嫩去留之班。宜審也。堆穰攤曬。風雨霧露之防。宜豫也。碾礱碓磑。精麤麓籩之計。宜準也。倉窖轉般。鼠雀洩漏之虞。宜察也。積散出內。盈縮低翔之數。宜算也。是故農事修。則食用贏。衣用裕。器用精。財用饒。而生養遂矣。是故天子則君人。養人者也。士以上。皆裨君長民者也。君不知稼穡。逞欲殄物。民因以極。民火動而元命。擗醫論且然。况

君以民爲命者乎。故君知稼穡則知懼長民而敦民事。衣食縣官不宣心力。猶慵者懈。主人將轉雇。君子當廉勤白樹。忍以穀恥乎。故仕知民事則知媿。是故聖人之重衣食也。王公躬藉以先耕。后夫人親蠶以先織。卿大夫士以及內子胥與事焉。而治本重矣。故曰民事不可緩也。今簡王氏書首以通訣。繼以器譜。而終以諸種。民事通諸上下者蓋備矣。是故得嘉種而缺利器。則難播與失種同。制利器而味要訣。則逆時與無器同。故得其訣。器可假而使也。利諸器。種可



糴而下也。度要訣以達冲和之化。儲利器以運制用之機。富嘉種以取十千之報。比屋土農矣。吾又恐浮食未作。未緣南畝。藝將孰載。方農之殷。使輒不時。則功孰與成。今民不但六也。盡歸而農。誠未卽得。盍若寬見農而不妨其務。俾自趨利而樂生乎。是故解內之遠重也。黜集之煩數也。迎候之紛沓也。力役之勤悴也。守戍之隔離也。讞報之留滯也。六者于古已然。而害農甚也。嗚呼。是書據太經。該羣史。劾兼諸子百家。以及殊方異俗咸著。亦用心矣。縱政者無害農。皆

以此利農者訓農。則王氏撰述之初意。邵公刊布之盛心。當惠徧吾人。豈有窮乎。雖然。以今昏旦之中。考農祥。則失度。西涼白麥之熟。較南夏。則違時。故雪而迅霆。桃源之夫呼凍雷。父椎牛骨。而子漸之。谿峒土人。數十年而食假鬼。或羸馬驢耕。或鴨羣鉏稻。稻一熟也。或三熟。蕎秋種也。或春種。是以有老媪插秧。有少婦列肆。有以蔴肥田。又淋其灰汁作菹。南河之南。有車鐵輪。野馬之川。牛服鞍。甌越之徼。塗篋釜。或隔年見如樹。或二月食櫻桃。蜚家于舟。苗獨藏穗。關隴

之野。尚營窟而土處。則九域民事物候。固多端而難律也。中土耕一犁三牛。水田水牛。故一犁一牛。一牛三犁。耨犁也。而載之墾耕篇。則悞矣。王氏又謂餘甘。獨泉產也。往泛昆明。則食之。是猶賈思勰要術附槃多摩厨。徒示博耳。故擊壤食葵。今俗所少。葛籠牧苗。取具事目。聞之農老。曰必毋倉生。炁下種。則一年可。耨之。日少。余亦嘗曰。必草人法。糞田亦恐渴澤。不得鹿墳壤之。不得麋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真知農哉。邵公名錫。李公名緋。顧公名

應祥皆以進士顯。余往給事中，邵公則都給事中云。王磐農桑輯要序曰：聖天子臨御天下，使斯民生業富樂，而永無饑寒之憂，詔立大司農司，不治他事，而專以勸課農桑爲務。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間墾闢種菽之業，增前數倍。農司諸公又慮夫田里之人，雖能勤身從事，而播殖之宜，蠶繅之節，或未得其術，則力勞而功寡，獲約而不豐矣。於是徧求古今所有農家之書，披閱參考，刪其繁重，摭其要切，纂成一書，曰農桑輯要，凡七卷，鏤爲板本，以進呈畢，將頒布天

下屬余題其卷首。余嘗論幽詩知周家所以成八百  
年興王之業者。皆由稼穡艱難。積累以致之。讀孟子  
書見論說王道。丁寧反覆。皆不出乎夫畔婦蠶五雞  
二彘無失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數十  
字而已。大哉農桑。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國者富強之  
本。王者所以興教化。厚風俗。敦孝弟。崇禮教。致太平。  
躋斯民於仁壽。未有不權輿於此者矣。然則是書之  
出其利益天下。豈可一二言之哉。

于永清序。鄜廷瑞便民圖纂曰。昔漢太子家令晁錯

紆籌計邊事。募民徙塞。實廣虛。以威匈奴。先爲居室。置田具器。相其陰陽之和。流泉之味。土地之宜。草木之饒。使民樂其業。有長居心。無他使之也。上谷雲中。壤接三輔。展漢控胡。巍然西北重鎮。於今稱絕塞焉。虜款以來。烽燧無警者。二十餘年矣。完固。旱股。宜益。倍曩昔。乃閉陌耗。敝罄懸。抒倚蒲羸。襁不給於南畝。而庾黼韋。復告匱於北山。關以北。石田。敝土。蕪穢。汚萊。無耕桑林澤之業。一切機利。悉倒制於借壤。鴈民。白登。以西。計文。調滿。羸名。規役。租積。逋且萬計。尺

伍執爨之夫。雕劫脫巾單產。孱民飴莖茶練。縑不銖於體。乃裔徼習。皆窳猥云。輸財効力。疆腹殊共。藉令方內有數千里水旱之災。大庾之金不輦於塞。林林寄生之衆。將安所哺啜樓椽。慰啼號哉。汜勝齊民之術。顧安可置弗講也。鄜廷瑞便民圖纂凡三卷。分類凡一十有一列條。凡八百六十有六。自樹藝占法。以及祈涓之事。起居調攝之節。蒨牧之宜。微瑣製造之事。捫撫該備。大要以衣食生人爲本。是故繪圖篇首。而附纂其後。歌咏嗟嘆。以勸勉服習其艱難。一切日

用飲食治生之具。展卷臚列。無煩咨諏。所稱便民者。非耶。雖然是便民者也。非民所能自便者也。長民者。衣食縣官。受若值而教民事。不幾以穀耽乎。其務宜厥心力。以惠綏。拊循若人。期會必審。毋奪時。徵發有度。毋盡力。約束有章。毋煩令。故曰。表地掩畝。刺草殖穀。農夫庶衆之事也。利濟百姓。使民不偷。將率之事也。農夫庶衆之事。圖纂既纚。纚詳之矣。將率之事。長人者。其勗諸。

王禎農桑通訣孝弟力田篇曰。孝弟力田。古人曷爲



而並言也。孝弟爲立身之本，力田爲養身之本。二者可以相資，而不可以相離也。聖人使天下之人，莫不衣其衣而食其食，親其親而長其長，然其教之者，莫先於士，養之者，莫重於農。士之本在學，農之本在耕，是故士爲上，農次之，工商爲下，本末輕重，昭然可見者。田有井，黨有序，家塾，新穀旣入，子弟始入塾，距冬至四十五日而出，聚則行鄉飲，正齒位，讀教法，散則從事於耕。故天下無不學之農。詩曰：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卽漢力田之科是已。帝舜

聖人也。萬世而下，言孝者莫加焉。而耕歷山，伊尹之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耕於莘野。其他如冀缺、長沮、桀溺、荷蓀丈人之徒，皆以耕爲事。故天下亦少不耕之士。周官大司徒三歲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先孝友。卽漢孝弟之科是已。古者崇本抑末，其教民也，以孝弟爲先，其制刑也，亦以不孝不弟爲重。加意於立身之本如此，當其生也，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及其死也，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

帛不績者不衰。加意於養身之本。又如此于斯時也。家給人足。上下有序。親疏有禮。末作之流亦鮮矣。又安有游惰者哉。至於瘠鰥跛躄。斷趾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彼廢疾之人。猶有所事而後食。況於手足耳目無故者哉。漢代去古未遠。立爲孝弟力田之科。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惠帝雖稍弛簡賈之禁。然猶市井子孫不得爲官仕。皆所以崇本而抑末也。至文帝時。風俗之靡。公私之匱。賈誼尙以爲言。帝感其說。乃開籍田。嘗詔曰。孝弟天下之大

順也。其遣謁者勞賜，又詔曰：力田民生之本也。其賜  
為田帛二匹，而以戶口率置力田常員，各率其意以  
導民焉。唐太宗亦詔民有見業農者，不得轉為工賈。  
工賈有舍見業而力田者，免其調。夫末作之民，尚有  
益於世用，古人且若是抑之，而況世降俗末，又有出  
於末作之外者，舍其人偷惰其身體，衣食之費，反侈  
於齊民，以有艱之物，供無益之人，上之人不惟不抑  
之，反從而崇之，何哉？農人受飢寒之苦，見游惰之樂，  
反從而羨之，至去隴畝，棄耜耨而趨之，是民之害也。

又豈特逐末而已哉。

王禎農桑通訣地利篇曰，周禮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凡治野，以土宜教畔。今去古已遠，江野散闌，在上者可不稽諸古而驗於今，而以教之民哉。夫封畛之別，地勢遼絕，其間物產所宜者，亦往往而異焉。何則？風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隨氣化，所以遠近彼此之間，風土各有別也。自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至帝嚳，剡制九州，統領萬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治之，水土既平。

舜分爲十有二州，尋復爲九州。禹平水土，可事種藝，乃命棄曰：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水平之後，始播百穀者稷也。孟子謂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謂之教民意者，不止教以耕耘播種而已，其亦因九州之別，土性之異，視其土宜而教之歟。今按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青州厥土白墳，厥田爲上下；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爲上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

壤厥田惟上上由是觀之九州之內田各有等土各有差山川阻隔風氣不同凡物之種各有所宜故宜於冀兗者不可以青徐論宜於荆揚者不可以雍豫擬率人爲情者必此言也此聖人所謂分地之利者也周禮保

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按淮南子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黃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奎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北

奎婁西方曰皓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  
觜雋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

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角亢氐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  
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泰山

入角十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氐一度東

平入氐七度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

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

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心四度箕尾燕幽州上谷入

尾一度漁洋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

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

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

涼入箕十度斗牽牛須女吳城揚州九江入斗一度

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

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

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虛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



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度麟州入危十四度營室  
 東壁衛弁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入營室八度攏  
 西入營室四度酒泉入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  
 二度武都入東壁一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  
 壁六度燉煌入東壁八度奎婁胃魯徐州東海入奎  
 一度琅琊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陽城入婁九度  
 膠棗入胃一度昂畢趙冀州魏郡入昂一度鉅鹿入  
 昂三度恒山入昂五度廣平入昂七度中山入昂八  
 度清河入昂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  
 平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三度蔚參  
 魏益州廣漢入觜一度越雋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  
 度犍爲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蜀入參八度漢  
 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與鬼秦雍州雲中  
 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雁門入東井十六度  
 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  
 入與鬼二度柳七星張周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  
 入七星二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潁軫楚  
 荊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

農本

二

度零陵入軫十度桂陽入軫六度其土產名物各

有證驗此天地覆載一定古今不可易者蓋其土地

之廣不外乎是但所屬邊裔不無遼絕若能自內而

外求由近而及遠則土產之物皆可推而知之矣大

抵風土之說總而言之則方域之多大有不同詳而

言之雖一州之域亦有五土之分似無多異周禮大

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

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以土宜之法辨十

有二土之名物十二分野之土各有所宜辨其名謂

以相民宅而不知其利害以自入可以春鳥單以

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

樹藝遂以教民然稼穡樹藝只有周禮草人掌土化

之法以物土相其宜以為之種凡糞種駢剛用牛赤

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用貆勃壤用狐埴

壚用豕強藥堅也川蕢輕輿脆也用犬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此

謂占地形色為之種者一取牛羊等汁以溲種而化

之使美則得其宜矣若今之善農者審方域田壤之

異以分其類參土化土會之法以辨其種如此可不

矣。種土之宜，而能盡稼穡之利，是圖之成，非獨使民  
奉爲訓則，抑亦望當世之在民上者，按圖考傳，隨地  
所在，悉知風土所別，種藝所宜，雖萬里而遙，四海之  
廣，舉在目前，如指掌上，庶乎得天下農種之總要，國  
家教民之先務，此圖之所以作也。幸試覽之。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玄扈先生曰。五地十二壤。周官舊法。此可通變用之者也。若謂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則必無之理。立論若斯。固後世惰窳之吏。游閒之民。媮不事事者之口實耳。古來蔬果。如頗稜。安石榴。海棠。蒜之屬。自外國來者多矣。今薑。芋。薺之屬。移栽北方。其種特盛。亦向時所謂土地不宜者也。凡地方所無。皆是昔無此種。或有之而偶絕。果若盡力樹莠。殆無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時未合。人力未至耳。試爲之。無事空言。抵捍也。第其中亦有不宜者。則是寒暖相違。天氣所

絕無關於地。若荔枝龍眼不能踰嶺。橘柚橙柑不能  
 過淮。他若蘭茉莉之類亦千百中之一二。故此書載  
 二十八宿周天經度甚無謂。吾意欲載南北緯度如  
 云某地北極出地若干度。令知寒暖之宜。以辨土物  
 以興樹藝。庶為得之。

馬一龍農說曰。農為治本。食乃民天。天界所生。人食

其力。周書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爰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故聖人治天下必本於農。神農

之教。歷山不改其業。禹稷之後。莘野猶振其風。蓋斯

民之生以食為天。而人無穀氣七日則死者。其天絕

也。天之生人必賦以資生之物。稼穡是也。物產於地

人得為食力不致者。資生不茂矣。故世有游食之民。



則民窮而財盡。况以俱無厭之欲而欲天下安生樂業以無叛也。得乎。古者一天受田百畝。不奪其時。仰事頽育。皆有賴也。其上不求其民不爭。以力足食而已。至於後世人。皆厭於力食。而務以其力食人。是以獸相食矣。而天下嘗不治。嗚呼。君以民為重。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農以力為功。所因如此。而司農之官。教農之法。勸農之政。憂農之心。見諸詩書者。倦倦焉。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

時不先。終歲僕僕爾。故知時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

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力足以勝天

矣。知不踰力者。雖勞無功。此總言用力體要時言天

力之所施。視以為用。不可棄。若欲棄之。而不可也。不可為亦然。合天時地脈物性之宜。而無所差失。則事

半而功倍矣。知其可。不先乎。故蓄陽不極。發生乃微。此以下詳說知時之義。皆

用不可棄。避不可為之事。上云時者。主陰陽之候。而  
 言。陽主發生。陰主斂息。物之生息。隨氣升降。故冬至  
 之後。一陽起於下。則羣陰推而漸出。寒凝固結於上。  
 所以過其洩耳。及陽氣出地。物生呈露。流行布獲。而  
 不窮。畜之盛大。致然。是以桃李冬花。無冰不殺。草春  
 秋紀之。以病愆。陽農家者。有云。冬耕宜早。春耕宜遲。  
 云。早其在冬至之前。云。遲其在春分之後。冬至上。前  
 地中。陽氣未生也。春分後者。陽氣半於上。下也。  
 其意皆在陽榮陰衛。欲使微陽之氣不洩。求其壯盛  
 而已。於此不知所避。一則初升而踏其踵。一則方啟  
 而裂其膚。豈非童而猎。未壯盛而先亢者乎。亢則害  
 而裂。則亡。傷氣殆盡。其生安得不微乎。畜陽之意。不止  
 於冬。凡日為陽。雨為陰。神暢為陽。近結為陰。展伸為  
 陽。斂誦為陰。動為陽。靜為陰。淺為陽。深為陰。晝為陽。  
 夜為陰。繁殖之道。惟欲陽舍。土中運而不息。陰乘其  
 外。謹密而不出。若陽洩於外。而陰入其中。生機轉為  
 殺機。凝陰在土。其氣固。嗇。歲久不耕之地。純陰固結。  
 殺機。凝陰在土。其氣固。嗇。歲久不耕之地。純陰固結。

得散。又冬春二時不見天陽，亦猶是耳。今夫搏埴之土，未嘗生物，正以內不含陽，陰不外固，而火煖之地，藏冰不融者，絕其地脈，而中無陽氣來至也。竊窺神化之妙，陽根陰物之所以生也。陰根陽物之所以成也。生者謂之化，成者謂之變。○玄扈先生曰：火煖藏冰，別有理。今藏熱炭之甕，暑月可藏冰，豈亦絕地脈耶？

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以出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斂其外之散齊，以入於內。諸陽皆生者，蓋此

言二氣始終之定理也。諸陽謂自復以至夬也。復十一月之卦也。夬三月之卦也。十二月為臨，正月為泰，二月為大壯，復自坤中來一陽始生成，位於冬至至泰而開，開而壯壯而夬，四月復全乎乾矣。諸陰謂自姤以至剝也。姤五月之卦也。剝九月之卦也。六月為遁，七月為否，八月為觀，姤自乾中來一陰始生成，位於夏至至否而塞，塞而觀，觀而剝，十月復全乎坤矣。上下者，乾坤分列之位。升降者，陰陽往來之氣。納於



者神化合辟之妙斂發者萬物生成之機出入者循環無窮之端一本散殊相禪以為始終者也大抵二氣陰陽之至當主日月為義春秋二分晝夜相半氣之平也春分後晝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少秋分後夜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多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決陰下而不濟亦難以形堅損有餘補不足則精不決而形可堅矣天地之間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然扶陽抑陰古聖至言易曰亢龍有悔又曰下濟而光以是見陽之精決由於不抑陰之形脆者由於無所濟也今有上農土地饒糞多而力勤其苗勃然興之矣其後徒有美穎而無實粟俗名肥腸此正不知抑損其過而精決者其其法何以斷其浮根剪其附葉去田中積污以燥裂其膚理則抑矣及其總枯俱成農功已畢或土力既衰潤滋不繼淫濁未去清氣有傷此正不知補助故粒米有空頭枯榦粉黛諸病也

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

陽之故參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然必成而

後有生。陽根陰也。生而後有成。陰根陽也。成者謂之

變。脫其本根。易其故體。生者謂之化。融液所蓄。暢茂

其緒。故冬至之後。生意皆含。夏至之後。生色皆達。含

者化之機。達者變之漸。陰陽互為其根。求其所以然

微妙而難悉也。一化一變。理不盡顯。物自相形。機緘

所存。非審察參詳。則天地生物之功。莫之有知矣。夫

含生者。先天也。以後天為之體。達生者。後天也。以先

天為之神。養生家欲求先天之氣。當思化裏一變。非

化不能變。非變則化者。終於化矣。推之。事理亦然。凡

事之立。其始甚幾微。充廣必盛大。盛必衰。衰必敝。敝

則變。不變則毀。毀則熄。此知道者之所深故聖人推

憂乎。圖善變而不毀者。其諸取法於農。  
日星定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陰陽列於四時。早  
係於日星。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日窮於次。月離  
於紀。星回於天。此一歲之終也。日行速而月遲。故有

餘日。而以閏月收之。天行健而日月不能及。故有歲  
 差。而以六十年約之。一歲之中。春而夏。夏而秋。秋而  
 冬。冬而春。四時順布也。四時有八節。立春。春分。立夏。  
 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也。冬。至。也。冬。至。也。冬。至。也。  
 也。春分。陽氣之中也。立夏。得陽三之。至。夏。至。而。極。  
 矣。夏至。以後。陰漸長。立秋。陰之出也。秋分。陰氣之中  
 也。立冬。得陰三之二。至。冬。至。而。極。矣。堯命羲和。日中  
 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不詳其餘者。以其中一極  
 前後測之耳。冬至。一陽生。主生。主長。夏至。一陰生。主  
 殺。主成。故曰。生者。陽也。成者。陰也。含。雖未見其生。達  
 雖未見其殺。而機已在矣。夫。發其生者。與。其。晚也。寧。  
 早。收。其。成者。與。其。早也。寧。晚也。此。眾知膏瘠。不如原隰。  
 陽。進而前。陰退。而後。之道也。

眾知蕪平。不如淺深。

肥饒為膏。砂瘦為瘠。高者為原。下者為隰。蕪荒而不治者。也。平。

成熟也。農家栽禾。啟土九寸。為深。三寸。為淺。土之生。

所行而生氣鍾其下者有氣脈所不鍾而假天陽以爲生氣者。故原之下多土骨。而隰之下皆積泥。故原宜深。啟隰宜淺。深以接其生氣。淺以就其天陽。蓋土骨如人身之經絡。而積泥如人身之餘肉耳。經絡者氣血流行之所。餘肉者塊然附贅之區也。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無備。命在有滋。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收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此因土材而以人力輔相之。衰者土力衰也。倍者所獲倍也。患言水暎蟲傷之類。溝堰陂洫。桔槔蓑笠。潤燥以時。濟及濬築。制造爲之預者。則有備而無患矣。命言生發收藏之元。所滋之事有二。以人力者。灌溉鋤耘塗盪也。以物力者。泥糞灰粃稿卉也。禾苗資土以生。土力乏則衰。沃之所以助土力之乏。易田併兩歲之力。不壯則不能兼收。所以致倍。然沃助其衰。壯求其倍。



勢也。猶有不待其衰。未禾而先沃之。白塊之間者。此素問所謂滋化源之意耳。滋其衰者。過滋或至於不能勝而病矣。滋源則無是也。固本者。要令其根深入土中。法在禾苗初旺之時。斷去浮面絲根。略燥根下土皮。俾根直生。向下則根深而氣壯。亢而過洩者。可以任其土力之發生。實穎實粟矣。

**水奪** 此謂獨陽不長者。濟之以陰也。何謂亢如既獲之後。犁土在田。冬春二時。皆無雨雪。太陽燥烈。

破塊之間。盡為枯體。陰不外周。陽不內畜。氣之過洩矣。水奪者。以水奪之也。奪其過洩之陽。藉其潤澤之液。包含融結。以成發生之功。蓋天一生水。水為陰氣之微。遇火俱化。化則合併為用。不惟不為害。而反為利焉。故君子貴不驕。富不侈。賢智不先人。處崇高而憂。履盛滿而戒。不待以水奪之。而自然不至於亢也。

**斂而固結者火攻** 此謂獨陰不生者。濟之以陽也。何為斂失於鋤犁。蕪翳蔽其天陽。汚濁淫其膚理。陰沂久而不開。生意塞而不達。氣之固結矣。火攻者。以火攻之也。攻其故結之陰。假其焚燎。



之九疏道蒸騰以宣發育之氣蓋其  
氣之微遇水俱變變則轉易死氣以爲生亦不害矣  
水云奪者必久浸而後可奪火云攻者必猛烈而後  
可攻然奪之欲其過洩於外者返而攻之欲其固結  
於內者去也陰陽善惡其川舍  
去留之分有不可誣者如此  
鎡。鎡。寸。隙。不。立。一。毛。

鬱蒸所至竝鍾五賊

此又揚工办時氣所害爲甚者  
言也鎡。鎡。寸。隙。墾。之。不。遍。也。雖。

所餘徑寸他日禾根適常之則詰屈不入葉雖叢生  
亦必以漸消盡而至於濯濯然今俗云縮秧是已故  
犁鋤者必使翻抄數過田無不畔之士則土無不毛  
之病五賊食禾之蟲也熱氣積於土塊之間暴得雨  
水醞釀蒸溼未經信宿則其氣不去禾根受之遂生  
蟲烈日之下忽生細雨灌入葉底留注節幹或當晝  
汲太陽之氣得水激射熱與溼相蒸遂生蟬朝露浥  
日濛雨中點綴葉間單則化氣合則化形遂生蟬  
熱踵根下溼行於稿爽日與雨外薄其膚遂生蟬  
交熱化不雨不暘晝晦夜暘而風氣不行遂生蟬五

賊不去。則嘉禾不興。故灌田者先須以水遍過。收其熱氣。旋即去之。然後易以新水。栽禾無害。不過一遍易去者。雖久浸不見日。申雨露。或以長牽。或以疎齒披拂。勿以凝著。則蟲不生。近者田家治蟲之法。多以石灰。桐油。布於葉上。亦可殺也。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苞命。亦無

以善其後。此承上以起下也。苞命見下。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

踵不踵。胎氣不完。其胎不胎。雖成必敗。蓋親下之本。

既久去地。而傷母之體。豈能全天哉。祖氣主穀子之在。在枯者言也。母

胎主穀子之脫。枯者言也。祖氣不足。謂未及冬至而先刈者。其一成之氣。既未充足。以之為種。母胞有虧矣。草木之生。其命在土。生成化變。不離土氣。踵踵相接。生生無已焉。若脫土久。氣不連屬。生之雖具於胎。成之則不全。其數或半途而剝。或成穗而秕。故收種者。當於冬至之後。熟治高土。散布其上。覆以疎草。障

草。蓬。糞。頻。助。其。長。此。第。一。義。也。其。次。草。裹。美。種。縣。之。風。簷。季。春。之。始。置。諸。深。汪。勿。令。近。泥。半。月。氣。足。布。地。而。芽。此。雖。不。傷。已。落。第。二。義。矣。但。世。俗。浸。種。晝。沉。夜。眠。禽。釀。鬱。蒸。逼。之。使。速。胎。中。受。病。拔。不。可。去。長。芽。嫩。脆。拋。撒。下。田。跌。蹶。折。損。種。種。不。免。迷。而。不。悟。不。知。何。見。夫。善。本。者。斯。圖。末。慮。終。者。貴。謀。始。推。陳。而。致。新。氣。

以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精以剝換化生、

土性人方

種穀備矣。此下言治禾也。種得水始芽。芽得土始苗。移苗置之別土。二土之氣交併於一苗。生氣積盛矣。然其始不脫。則陳腐之體猶存。髓不洗。則濁淫之氣終在。欲其稚而壯壯而盛。盛而不衰也。得乎故天地之間。氣之積盛者。力在交併。精之化生者。功在剝換。不然。同類而異形。一本而殊末。果何故哉。此在交併與剝換者。得達順則豐。覆逆乃稿。縱橫成列。紀律不不得之差耳。

違密。邊為儔。尺寸如范。鐵苗者當如是也。先以一指撒泥。然後以二指嵌苗。置其中。

中。則苗根順而不逆。縱橫之列整。則易於耘盪。疎密

各因其地之肥瘠為儔。疎者每畝約七千二百科。密

則數踰於萬。地肥而密。所收倍於疎者。但害生於蕪

矣。○地肥更不宜密。農書曰。瘠田欲芻。但害生於蕪

莠。法謹於芟耘。與其滋蔓而難圖。孰若先務於決去。

故上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已萌不治。農其農

何。蕪莠惡草之害苗者。芟耘皆去草之事。蔓草之延

生也。滋益甚也。蔓難圖也。出左氏皆務決去而求

必得之。亦古語。引此以見惡不可縱。漸不可長之意。

上農深於農理。勤於農事者也。未萌根株在土也。上

農者智力兼至。知蕪莠之害苗。不惟不容其延蔓。於

根芽未萌之時。先有以治之矣。是以用力少而成功

多。不使其害及於苗。所養至而所以生全者大也。已

萌而治之。其功次於是矣。已萌而不治者。必至於蔓

而不可圖爲農也何以謂之農哉夫薙草之法數  
而哀之之詞知道者可以深長思也

與草齊南粳北黍天所生地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

之良也物之良者必貴貴非賤等良畏惡朋薙治也惡草之

害苗者不可勝數而其爲物也尤易生焉所治之法  
不多則不可去天生五穀所以養人可貴之物也貴  
者難成而易傷賤者易起而難制於此辦之不早埃  
其潛滋暗長而後治之則其根株深固枝葉暢茂盤  
結而輔翼者勢盛於苗矣故農家者流思其力不足  
雖其上農亦無如之何

以盡圖之備假諸物其始也直木而耒其次也橫木  
而耜又其次編木而齒曲木末而鏟鑿木首而鋤繼  
之以掇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焉以直木而鋏堅也

攻之無遺類矣。草之滋生無窮而人之用力有限不

耒而耕者有大畝小畝開枕耨耨大抵勤與惰之殊

也。翻抄遍過之說已見於前其耙者亦多不求細熟

平整粗塊臃泥凸則曝日先燥窪則注水過深是以

一區之間禾之豐瘠頓異且又妙在旋抄旋耙旋耙

旋蒔則燥溼和勻渾水澄泥聚於根坎有壅培之力

也多苗新土黃色轉青乃用搗盪搗盪雖以去草實

以面苗蓋田之浮泥易行橫根而下之實土難入頂

本頂本入土不深橫根布於泥而則得上之生氣不

厚枝葉雖繁抽心不茂矣。搗欲斷其泥而橫根使其

頂根入土深受積厚多生之氣其後抽心始高而結

穗長碩也。鏟鋤皆削草器。掇以手拾去餘草塗以泥

壅蔽田皮既掇則洩去多水留少水在田夾泥為塗

塗時以手捻去禾心宿水候田中有燥裂即上水灌

之禾心宿水既去燥時免其溼釀漬入新水又助潤

滋清氣矣。養苗至此除草已盡物不能再假力不可

再加。然意外之虞尚不保其無也。○玄扈先生曰。至

不實。斷其直根。非也。正宜留直根。去橫根耳。但樹大

者宜漸去之。如是而猶存者。可不畏夫。此又申言獲莠之難去。可畏之甚也。

蓋惡草賤而易生。有一根踵遺於地。忽不覺其蔓矣。衛生固難。成功亦不易。華

而欲實。風雨不作。時將穫矣。燥則多損。浸則成腐。此言

養之係於人而成之係於天也。稻花必在日色中始放。雨久則閉其竅而不花。風烈則損其花而不實。二

者皆糝穀之患也。及其成穀將穫。土太燥則米粒乾損。水多而過浸則斑黑成腐。二者又皆毀成之病也。

陰晴燥溼。是豈人力可致哉。農家至此猶不得自盡。况以委之蕪繫而求其不敗也可乎。故可貴

之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欲其至足以遂斯民之天

而農也。如之何不力。此總結通篇旨意。蓋穀不足則食不足。食不足則民之所天不

遂物之可貴如此苟非順時調  
護何以得之農者當知自力矣



農政全書卷之三

上海徐光啓原本

明

東陽張國維  
穀城方岳貢  
原刻

上海太原氏重刊

農本

國朝重農攷

馮應京曰、昔黃帝畫井分疆、依神農耒耨之教、導生  
民之利、稼穡爲寶、所從來矣、堯謹授時、禹勤溝洫、稷  
播嘉種、宏配天之烈、而邠風陳詩、於耜舉趾、築塲納  
稼之間、王化基焉、周官體國經野、安擾邦國、辨以土

宜分爲井牧有徑畛涂道以正其疆界有溝洫澮川

以宣其水澤安厽以田里利厽以興鋤勸厽以時器

任厽以疆予而帝王所爲因天規地率育羣生之良

法於是乎太備秦開阡陌而井制廢立扈先生曰農

戰強國讀開塞耕戰書可見矣而謂其廢先王井田

疆理溝洫道涂之制可乎後世不曉以爲廣地計也

不知廢此古制地則荒矣世有若是之愚商君乎夫

鞅之開阡陌者古者一夫受田百畝皆有限制鞅尙

首功得五甲首而隸五家又制爲武功爵使有功者  
田連阡陌廢先王百畝限田之法耳太史病之以是  
爲并兼之始也豈謂其剗平疆里廢先  
王之徑畛溝洫而變爲平原廣隰乎哉漢去古未遠  
文帝有其時而不爲唐太宗銳意復古可爲而無其

臣新莽非其人。周世宗非其時。而王道卒不可復矣。三代以後，善法古而師其意，唯是皇祖二百年來，籍餘烈以休養庶幾，登乎上理矣。而邇乃財殫民窮，誰獨無根本之慮。書不云乎：法祖攸行，皇祖宵旰，民依垂憲萬世，芳躅罔班，班可述也。而列宗踵武恤民，亦各有懿政在，謹用揚勵，綴以諸臣末議，備考鏡焉。繫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憫元政之昏虐，目擊羣雄無救民者，親提一劍，拯元元於水火，諸艱凶疾阨之苦業，身嘗在田間，復與衆英賢深究民生利病，故注

意於農事者獨詳。渡江初，卽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  
 之曰：比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  
 莫先於務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  
 之事，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以時蓄洩，毋負委託。  
 已，又以茂才所屯田積穀，獨充仞，而他將皆不及。申  
 令各督率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又下令田五畝  
 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司  
 親臨督勸，情不如令者，罰謂中書省。臣曰：為國以足  
 食為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本業而軍國費悉自

民出今春和時宜令有司勸農事勿奪其時仍勸其  
一歲中之收穫多寡立爲勸懲吳元年冬祀園丘世  
子從上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  
還謂之曰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至此乎夫農樹  
藝五穀身不離泥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榻粗衣  
糲飯其以供國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常  
念農勞取用有節使不至於飢寒也上自舉義旗以  
來兵革倥傯百務草創未遑獨計所爲救寧吾民以  
厚其生蓋不啻勤摯如此矣比登大寶洪武元年卽

詔遣周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田畝經理以實閭  
毋妄有增損爲民病。二年二月，上躬享先農，以后稷  
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北  
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爲常。是歲五月，駕幸鍾  
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  
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日而耘，心惻然憫之，不  
覺徒步至於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  
爲司牧者壹嘗憫念之乎？三年，以中原久被兵，田多  
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事。夏久不

雨乃擇六月朔四鼓帝素服草履徒步詣山川壇躬  
禱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卧於地皇太子捧榼進  
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中書省臣奏言太原  
等衛屯田宜稅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其勿徵  
四年興廣西水利修治興安縣馬援故所築靈渠三  
十六陡水可溉田萬頃已又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  
耕牛給中原諸屯種之民有司考課令必書農桑學  
校之績違者罰今皆紙土聞士卒有饋運渡遼海溺  
死者終夕不寐乃命羣臣議屯田法以圖長久十四

栽桑矣

聞士卒有饋運渡遼海溺

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著大誥言古田并於官驗丁給民士農工各有專務。商出於農。貿易於農隙。朕思治窮源與民約告。凡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絕不許存逸夫。二十年上又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役。徒往以田產詭寄飛灑。奸弊百出。有司至莫能詰。而貧者益困。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建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



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

比。次彙爲冊。謂之魚鱗圖冊。上之。而經界於是乎始

正。先是詔兵興來。所在流徙。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

之。果行此二百年。百卽田主歸。有司於附近撥給耕

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

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

爲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郎劉九臯言。古狹鄉

民。遷於寬鄉。欲地不失。利民有恆業也。河北諸處。自

兵後。田荒。居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上曰。山

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潞澤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冬下令五軍都督府。謂養兵而不病於農。莫若屯田。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敝。其令天下各衛所督兵屯種。以舒國用。已又命移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田之民往耕。淮河迤南滁和等處閑田。仍爲蠲賦。給鈔。諭戶尙書楊靖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爲侵擾也。武定侯郭英請築魯王學。所享堂周垣。上曰。使民以時。奈何當耕種。

之日急築垣以奪農時乎止之二十七年令戶部移  
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二畝始同力運  
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  
植之五尺闊爲壟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  
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日報違者謫戍邊又以  
湖廣辰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命於淮徐取桑  
種二十石送其處給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  
督吏民修農田水利而具勅天下諸陂塘湖堰可瀦  
畜旱暵宜洩瀉防霖潦者各因地修治毋怠亦毋得

妄興工役、疲吾民、二十八年、旨下戶尚書言、百戶爲里、春秋耕獲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督勸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蓋當是時、榛莽之地、在在禾麻、游散之民、人人錢鏹、每月且召京師父老、躬諭以力田敦行於都哉、高皇帝之爲烈也、體天地養萬物之心、師帝王經井牧之意、仁義旣效、樂利無窮、而猶蠲租之詔、無歲不下、遣賑之使、有玩必誅、恆若飢寒之迫吾民、注望子臣之繼厥志、

至今讀嘉瓜一贊雖千萬世休忘勸農之句而情見乎詞矣則豈非世世率繇之盛軌哉建文帝嗣極之元年卽下養老墾田賑貧減租之詔而方孝孺志恢王道謂井田爲必可行雖當羽檄旁午一時君若臣猶不忘保民之思焉文皇帝入纘大統乃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處徵耕牛於朝鮮送至萬頭每頭酌以絹一疋布四疋以其牛分給遼東諸屯士當謂戶尙書曰近因兵戈蝗旱民流徙廢業不及今勸相使儘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其蚤遣人督

勸毋忽首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屯田軍民整理  
屯種已又允工尙書黃福奏給陝西行都司所屬  
屯田牛具如北平例諭令寧夏各屯於四五屯內擇  
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濬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  
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而聚芴近四五屯輜  
重糧草於此俾無警各分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  
保待援兵使寇至無所掠又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  
牛種耕閑田視歲收之數定考較法謂之橐田除官  
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以與軍廣東奏番夷入貢

方物請運民力接運上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人貢不絕皆役民豈不妨農事其俟十一月農畢乃令接運聞柳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憂形於色乃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又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僞僧者并其父兄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車駕北征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面責之曰農終歲胼胝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斬以徇文皇帝躬親戎馬者四五載念民勞止時加撫綏已復三犁虜庭司農指

据不遑，惟是留意邊計，所畫屯田法甚具，斯亦厚農  
 裕國一長略矣。昭皇帝當監國時，台州啟修復河道，  
 諭工部以春秋慎用民力而譏不時，可令農隙修築，  
 嘗赴召過鄒縣，道逢飢民，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  
 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瘼不上聞，至此乎？召  
 父老問所苦，賜以尚食，復責山東布政使石執中曰：  
 民窮若此，動念否？執中以奏免田租對曰：民飢且死，  
 尚及徵租耶？速發官粟賑之，人六斗，毋懼，擅發吾見  
 上自奏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卽體



勘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覈實除豁召別佃  
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諭戶部令天下衛所屯  
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工給事中  
郭永清疏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老百姓以時闢  
田園修陂堰種桑棗從之上嘗促詔賑淮徐山東飢  
言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其重民命如此伏睹  
寶錄所載云上嗣位每曰爲人君止於仁故弘施霈  
澤詢民隱急農事日以恤人爲務在位僅十月而德  
政加多廟號曰仁允矣哉章皇帝舊勞於外知小人

之依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  
 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所貴有實心耳誠體祖  
 宗之心念劬業艱難憂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  
 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誠輕徭薄賦使之以時而  
 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趨稼不待勸率斯蓋識  
 禮之意矣已因春雨頻降令戶部移文郡縣均徵徭  
 勸農桑貧不給者發倉賑之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  
 下栽桑棗今斫伐殆盡有司不督民更栽致民無所  
 資上曰古宅不毛者罰里布祖宗養民意甚重其申

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嘗謁陵道中。憫  
秉耒者。爲賜鈔。因御製耕夫記。識不忘。又嘗諭吏部  
臣。以欲使農民得所在。擇賢守令。因出御製憫農詩。  
一章示之。而喜雨。則有詩。織婦。則有詩。豳風圖。則又  
有長詩。令揭便殿。資儆勵。又令北直隸地方。照洪武  
二十八年。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墾田地。無多寡。不  
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率此言也。以至于  
今樂利遍天下矣。蓋嘗反覆  
章皇帝愛養懿政。而深有味乎其言也。曰。朕祇奉祖  
宗成憲。諸司事有奏請者。必考舊典。兢兢民事。斯固

其法祖大端云。明興七十載。於茲高皇帝深仁厚澤。業奠不拔之基。而農業艱辛。載在皇陵碑記。且務本之訓。傳自文王。鋤禾日當午之詩。授于仁廟。休養生息。堂構相承。天下方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尙保舉久任。肅法字下。役簡賦薄。安堵蕃富。號稱治平。比英廟冲齡嗣位。臨以太皇太后。猶襲餘麻。無忘民瘼。楊士奇等上言。太祖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又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歲久弊滋。水利多湮。請遣京廉幹者。往督有司。平糶備荒。修復陂塘圩壩。卽用以殿。

最有司得旨令亟行之蓋本朝高章一劔一守光禹

湯而邁成康其傳家經國惟是重農為啟佑而億萬

載無疆惟休厥有本矣景泰間商學士輅陳邊務言

口外田地極廣其附城堡膏腴先經在京勛臣等家

占作莊田其餘閑田又被鎮守總參等官占為業軍

士無近便田地可耕下所司查議繇成迄弘蓄積寢

寡而盜寢繁乃下令申飭洪武中預備四倉之制先

蕩然括鍰金糴粟及勸借里戶以備旱澇已又招民

輸粟補官暨贖罪而督有司積粟視州邑大小有差

法具備，乃貴戚內臣，則往往有莊田，又有皇莊田，倣  
宋季公田租課典，以中官所侵奪，鄰近民家業甚橫，  
賴敬皇帝仁明，稍裁以法，一時貴戚近幸，斂手不敢  
肆云。當弘治初，上允戶尙書請，令禮部于耕籍儀注  
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  
乃令終畝，人賜布一疋，又允撫臣言，疏治河南彰德  
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官之兼弁，豪右碾磨之侵  
據，悉釐正之，尋又遣工侍郎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  
水，當是時，上方銳意圖治，農桑不擾，蠲恤頒行，十八

年培植深固、延至正德之季、猶能挈無缺之金甌、以付肅皇、夫亦孝廟之不忘國恤、所貽者遠也、肅皇帝起自潛邸、適公私蠹耗之後、御宇二十年以前、軫念民事尤切、允給事中底蘊言、改皇莊爲官田、禁諸勛戚家不許朦朧陳乞、一掃中葉來畿甸民之擾害、又下詔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官帶農田銜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勸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殿最、其土田爲水衝沙塞、江海坍塌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究

宣獨優富家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其  
擇廉節官。勘覈豁除之。九年建先蠶壇於北郊。十年  
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已而召翟學士鸞等偕往西苑。  
視收穫。帝御邠風亭。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爲真。  
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  
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又建無逸殿。書  
周書無逸篇於其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斂。倉曰  
恆裕。刻興獻考。睿製農家必律於殿壁。御爲文記之。  
意念遠矣。十八年。還白顯陵。途中爲賦麥浪詩。十九



年禱雨宮中有二十年禱雪有應皆爲賦詩志喜  
時蓋立修未啟，嵩未柄用，南北兵戈未熾，而上所  
爲垂章光于蔀，灑露潤於窮岵，蓋猶有恭儉之思  
焉。穆皇帝清淨化民，寬仁馭下，二年之耕籍，三年之  
賑災，休有烈光，雖非久上賓，貽謀弘遠矣。嗣我皇上，  
天挺英睿，虔始勵精，萬厯初允輔臣議，清丈均賦者，  
用蘇民困，非盡地利，求增稅也，恩意深篤，一時府州  
縣無敢不行丈量法者，撫按官督課嚴覈，其清強敏  
練，撫字忠愛之吏，因得自効，而諸方田法令，纖悉明

具人習步算而賦均異時虛糧貽累之弊盡汰步算乃待

此時習耶且十三年春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具

和何能習也躬禱南郊儀以聞上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行天

象災旱朕為黎庶祈禱豈憚徒勞乃齋居夙戒擇四

月十七昧爽步詣郊壇祭禱如儀上於幄次諭輔臣

等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多貪暴

為民害于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宮浹旬乃

大雨是舉也宛然高皇帝憂旱芳規矣已因中州大

饑特出內帑遣鍾御史化民持節往賑而慈聖宮中

宮各爲捐助費不下數十萬。中外莫不歌舞皇仁。乃  
頃者征繕日煩。繭絲遍天下。議者惓惓罷升權。譬病  
癰疽。不遑念元氣。藉使應砭而愈。正費調治。臣請言  
調治之方。則無如重農矣。公出獄。余晤之。未及勞苦。輒道此數語。甚切。又亟與

余索江南農師以治江北之田。仁人之言哉。國家奠鼎燕京。卽勝國之故

都。勝國當泰定時。翰林學士虞集。議以爲京師東瀕  
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皆萑葦之所生也。海  
潮日至。淤爲沃壤。謂宜用浙江之法。築堤捍水。爲之  
田。聽富民願耕者。舍其衆。分授以地。定其等。爲之疆。

昨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能以  
千百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田成有積蓄命以官高  
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近可得民兵十  
萬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  
危難而江海游食輕剽之民亦率有歸議中格後竟  
以海運不繼亟爲海口萬戶之設大都本集言然已  
無及矣本朝海運旣廢軍國大命獨倚重於漕儲頃  
復黃淮梗塞轉運艱阻且倉庾無二年之蓄水旱有  
不時之憂而三輔顧多曠土海甯率成沮洳在在可

耕可鑿嘉靖中給事中秦熬詹事霍翰皆扼腕言之  
邇年給事中徐貞明念西北水利事裴糧從二三屬  
吏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可行以爲京東輔郡皆負  
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  
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卽通水與田平一引卽至其可  
疏鑿成田如密雲之燕樂莊平峪之水峪寺及龍家  
務莊三河之唐會莊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  
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莊城東則有馬  
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反夾陰流河而

並至於陰流濱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蓮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田。遷安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入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夾河皆可田。盧龍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莊撫寧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豐潤南則大寨及刺榆屯史家河大王莊東則榛子鎮西則豐潤橋夾河並十餘里皆可田。玉田清莊塢導河

可田。後湖莊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農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助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乃陳興水利十四便益。言甚悉。又謂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勢

固不可強。如懷慶當丹沁下流，而真定、允、滹、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今致力當先于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濫之虞。疏上，竟沮浮議不果行。先是臺臣周用因河數衝淤，議及東省水利，以爲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可治。運河以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洸、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曾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與河無異。一值旱暵，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



致齊魯之間。方四五千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

草穀俱盡。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今欲修溝洫。非謂一

一如古也。古人原是如此但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橫曲直。

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

委之於海。莫若正疆里。以稽工程。集人力。以助夫役。

蠲荒糧。以復流移。專委任。以責成功。持定論。以察羣

議。毋以欲速而轍更張。毋以小利而生沮撓。則治河

裕民之計也。事需後。張瀚之請墾鳳淮田也。疏稱兩

府地廣人稀。一望黃茱紅蓼。多不耕之地。闕有耕者。

又苦旱澇。雨多則橫潦。澇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  
焦萎。救濟無資。是以饑饉窘迫。煙稀土曠。此地界連  
蕭碣。汝潁。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宜得專官。教民  
稼穡。夫水土不平。耕作無以施方。必先度量地勢。高  
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之水。開溝渠以受橫  
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卑  
以成徑。惟欲於道旁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由地  
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瀦蓄之。  
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引溉。高者麥。低

者稻。平行地多。則木棉桑枲。皆得隨宜樹藝。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次則招撫流移。寬慰安插。量撥地土。處給牛種。蠲逋負。緩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戶。或勸諭本土。地鄰。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供役開濬。有力者出資給食。皆僉事可得專行。議既允。惜其時不講于任官之道。而猥以委之貧穢之史臬僉。竟令以人廢盛舉也。若東南水利。呂光洵條議特詳。謂三吳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高

者田常苦旱卑者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疏爲塘浦導諸河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岡隴海澨也岡隴之外則海矣是以瀦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三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岡隴諸支河此處實非岡隴蓋近海之地比下鄉稍高耳如吾松之稱沙岡竹岡者皆是也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治

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菱蘆之地

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盈、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如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潘鳳梧有言：水利微妙，通知者少，自非殫思熟見，鮮能究

其源委，試舉嘉湖，餘可類推。夫防護修葺之法，小民最無知，全賴上人真知而禁之。如湖州之圩低，其港常闊，人憚於增外，僅為修內，故水益闊，易衝而湖州多淹。崇桐之土高，其港常窄，人憚於開外，日為填壅，故水益窄，易涸。而崇桐多乾，此其言蓋與光洵議互相發云。湖州地下無土，崇桐地高土多，無土者將何增外，土多者其傍河之田，不肯增土，以為剛隴。凡高下鄉皆然，低鄉築圩，高鄉開河，如是而已。中州濱河之區，歲苦馮夷衝嚙，顧以全河建瓴而下，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

數千里之水，曾無一溝一澮為之停蓄，以故頻受其

患而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之鉗盧、  
陂。昔人率用以廣灌溉。宋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興  
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何至於今  
皆沒沒也。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國渠、白渠。諸跡可  
尋。并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爲農田。用李冰爲  
蜀守。壅江水作壩。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  
海固在也。三楚漢沔。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浩淼。誠盡  
力溝洫。開渠建閘。在在腴壤。何至如今之鹵莽而穫  
廣南沿海。多淤沙饒沃。容有未興之利。入閩江右。畝

窄人稠。乃中原迤北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嚮導。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宥土重遷。寧就飢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民之爲言暝也。謂暝暝無知。猶羣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善乎崔寔之言之也。我高皇帝深維理道。數徙民就食。寬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猶彷彿乎井授遺意。而嗣後絕未有踵行之者。何哉。若屯政梳爬。非不嚴也。而託名逃荒。巧爲影占者。弊仍未易究詰。乃邊鎮如遼東。如宣大。如甘肅。視國初屯糧之原額。今



且不啻損十之五。卽雖參罰之例。故未嘗廢。亦惟是較多寡于催科。曾未聞有以撫流移。闢草萊。上功募府者。又何暇責以建阡陌。濬溝洫。導利於非常之原乎。昔有爲行經界。寓地網之議者。以爲狄騎利在平曠。易爲馳突。今邊塞率平原曠野。險阻實稀。宜因屯田。定其經界。開爲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濬一溝。界如古井田之制。一可以息爭端。二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敵騎。四者或我兵車禦虜。卽可依此爲常陣。免臨時掘塹之勞。此蓋本吳玠在天水軍制金

騎遺法也。今井制堙廢久矣。聞山東登萊猶存畝澮。而東虜竟以勢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塹。夏月種作。則胡馬不能來。故稱安寧。以斯知廣畝濬川。所以興利厚農。亦以設險守國。且也計日授田。俾有恆產。庶人人樂本業。而安爲黔首。卽有豪傑。難以率亂。故三代盛時。人必里居。地必畫井。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率不外此。方正學有言。流俗謂井田不可行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

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道。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嗟乎。自限田名田之議。先漢不卽行。而貧富益遠。唐李翱。宋林勳。倣古井田意。分勞講畫。作平賦政本二書。甚具。而宋儒張子厚。有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之思。且講求法制。以爲不刑一人。而可復。時皆不售。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欲行經界。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非復若限田均田之難。而亦竟爲豪家猾吏所排沮。所以深致慨乎。

井制之未易復也。生民之計將無已。遂窮乎亦。雅是  
 我高皇帝宸慮精詳。時時體井田遺意。卽畝人墾荒  
 亦必驗丁撥給。限定田畝。不許拋荒。流移而御製夫  
 誥續編。且倦倦以田不井授爲憾。諸所爲農田計久  
 遠者。酌古準今。足爲萬世法程。至明也。余嘗謂夏后  
 十非厚民而多予之田。乃限民不得多種也。吾高皇  
 帝真得此意矣。故曰勗明主意。見自然到此不可學  
 不必當其時。三尺新懸。有司奉行惟謹。未嘗特爲農  
 學也。

事設專官。人盡農官也。以農桑責之郡縣。以屯種責

之衛所。非農事修舉。不得注上考。官愈增事愈廢矣  
 何也。事廢而後增。

官官增請專舉。其  
其實不舉事也。蓋設官分職原以爲民。孔曰富之

孟曰制田里教樹畜舍此更何事事哉。嗣後不察而

增設府州縣勸農佐貳設屯田水利臬臣又或特遣

重臣諸牧民之長其賢者亦或體上愛養至意不然

者且見以爲業有專官而已可弛擔也。先臣吳世忠

嘗咄嗟道之矣。曰臣任給事中時具言水利爲農田

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

如故爲豪家填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十百餘

畝無勺水可資。若占塘爲田則豪家也塘寬  
而無勺水可資則非豪家也。召里老

農本

咨問云。往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於時豪強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所賴也。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之爲急。其餘塘堰冊報。類非覈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合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隄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征之。此獄訟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嗚呼。自昔而已然矣。將何以挽其流乎。古天子巡

狩入其境。田野闢。受上賞。荒蕪不治。蒙顯罰。近世設按察司。察此務。分巡御史。巡此務也。竊查憲綱一款。農桑乃生民衣食之源。仰本府州縣行移提調官。常用心勸諭農民。趁此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項田畝。計料絲綿等項。分豁舊有新收數目。開報。先臣霍韜發憤言此。乃巡按御史急務也。今則徒爲文具而已。旌舉守令。何曾稱某守某令。興過若干。水利勸過若干。農桑乞勅都察院舉行。其在陝西山西北直隸河南尤爲至急。而邇年都御史孫丕揚。請以保民實政。

五事課有司庶幾申明高皇帝要束奈何率弁髦之也。守令分符而治一方儼然古封建侯伯之尊昔尼父孜孜矻矻無一同一旅以抒其猷士抱遺經遇主輒提千里之封乃民事不以關心而一任蒿萊之彌望謂誦法何富教先勞亦私議于車塵馬足之間而已痛哉可為慟哭者也趙邦清之為滕縣也均田治水儲粟賑災怨勞有所不避此有司之則也。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  
十里治澮。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注曰：十夫二鄰之用，百夫一鄰之用，千夫二鄙之  
田，萬夫四縣之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于川也。萬  
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  
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

山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  
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  
三爲井井十爲成成十爲通通十爲終終十爲同  
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左氏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按蔡氏註書畎澮之制但據周禮言之蓋虞夏之  
制已無所考然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與一甸

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之數畧同則田制亦不

甚異也。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陳祥道曰，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見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于是時人王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沿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矧矧原隰，曾孫甸之。我疆

我理東南其畝，則法畧于夏，備于周，可知矣。

劉氏曰：王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十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三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



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玄扈先生曰：按三代制產多寡不同，諸家之說互異，劉氏一說疑之。夫謂古民多，後世之民少，必不然也。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則不得減。唐虞至周，養民幾二千年，雖其間兼并者歲有，度不能減生人之率。二代革命，所殺甚少，春秋時所殺亦少，直至戰國，乃殺人以數十萬計，此皆唐虞之代所留也。度殷時人當數十倍於夏，周時數十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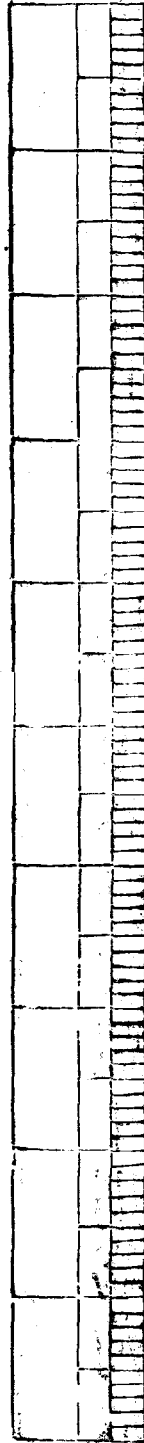
於殷耳安得謂古時人多而後世少乎且禹驅蛇龍以居人謂人多而田少欲多授而不足無是理也謂古稅輕後稅重此無從辨其然不然但如熊氏之說則夏商皆二十稅一矣乃既賦田于民又有稅有不稅而所稅者必于十一此成何政體乎亦無是理也謂古地一易而後世之地不易此於理宜有之何者人少地多則歲易人多地少則不易耳但如賈公彥之說則夏實二百畝而貢殷實百五十畝而助卽歲易者以二當一亦當言百畝柰何二百畝而反謂五

十畝乎亦無是理也。三家之言大都曲說劉氏之疑民多少是也。而疑歲易之田亦誤。以愚意言之。此其間有一可論。有一不可論。嘗考尺度畝法。周之百畝。當今田二十四畝。五分有奇而已。若夏尺夏畝與周等者。其五十畝。當今田十二畝有奇而已。而謂足以食八口之家乎。且聖王制產必度民之力。可治必度民之用。可足。何至夏周之間。所差一倍。非夏之民勤于食。則周之民勤于力矣。此其尺度畝法必有異同。乃夏商之故。今不可考也。此所謂不可論者也。其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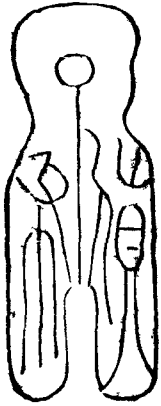
論者則三代聖王所爲厚于民者。非以多予之田爲厚。而以少予之田爲厚。譬食小兒者。非以多予之食爲愛。而以少予之食爲愛也。語曰務廣地者荒。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騶騶。故后稷爲田。一畝三畎。伊尹作爲區田。負水澆稼。古之治田者。盡力盡法。而不務多。大禹時。稷爲農師。未久也。於是洪水初治。作父之土甚多。深恐其民務于曠地。以致荒蕪。故限田五十。不得踰制。而使精于其業。人人用后稷之法。卽此五十之田。可以足八口之食矣。治田旣少。業旣脩。精積久。

之後因生便巧如后稷之耕二耜爲耦其孫叔均遂作牛耕是也。便巧旣多。人力有餘。至于殷周。遂以漸加多。而其田亦治。故由七十而至于百畝。要使人之力足以治田。田之收足以食人。必不至于務廣而荒耳。然周人治田旣稍廣。畜積必倍多。故周禮能以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矣。今世貧人無卓錫。而廣虛之地。數口之家。輒田二三百畝。鹵莽滅裂。豐年則爲薄收。水旱則盡荒矣。此上之無法以教之。無制以限之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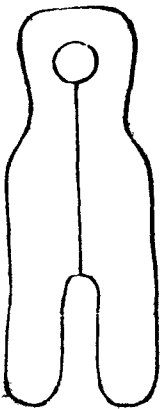
周尺



陰布貨



陽布貨



貨泉



大泉五十



考尺度按古者度以絲起隋志曰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考工記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好三寸所以為璧也好璧之孔也裁其兩旁以盈上下所以為羨也表十寸廣八寸所以為度尺也則是十寸八寸皆為尺矣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

八尺爲尋，倍尋爲常，此周制也。自漢以來，世無正尺，律度量衡靡有孑遺，度無自起。儒先所謂子穀秬黍中者，徒有空言，了無實驗，心竭于思，口弊于議，不能決也。惟晉太始中，中書監荀勗尺，按古物七品多合，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依尺鑄律，時得漢時故鐘，吹律命之，皆應。然時好推遷，諸代異制，隋書載尺十有五等，以荀尺爲本。大槩周尺、漢劉歆尺、建武銅尺、宋祖冲之所傳尺，皆與荀氏一體。



他如晉田父玉尺、漢宮尺、魏杜夔尺、晉後尺、魏前尺、中尺、後尺、東魏後尺、銀錯銅龠尺、後周玉尺、宋氏尺、萬寶常水尺、劉曜渾儀尺、梁朝俗間尺、各與荀互異。自隋以來，荀尺亦莫傳用。唐有張文收律尺，有景表尺。五代有玉朴律尺，宋則太府寺有尺四等，又高若訥嘗校古尺十五等。李照胡翼之鄧保信各有黍尺，崇寧中魏漢津乞川聖上指尺，又紹興中內出金字牙尺二十八，遂以其中皇祐二年所造大樂中黍尺作景鍾，然不知以何法累黍。程正叔定周尺，以爲當

省尺五寸五分弱，而省尺之度，卒難攷詳。朱元晦家禮載司馬氏及攷定雅樂黃鐘尺，不明言長短，則周尺之制，迄無成說。獨可度建言歷代尺度屢改，惟劉歆鑄銅斛，漢世所鑄錯刀、大泉五十、王莽天鳳中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有鑄者，遂以此四物參校分寸正罔。况經藉制度皆起周世，劉歆術業之博，祖冲之算數之妙，晉荀氏之詳密，既合姬周之尺，則最可法者焉。但惜其事尋罷，竟不施用。今試以諸品泉刀攷之，按漢志王莽更鑄大錢，徑寸二分，文曰大泉

五十年鳳五年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貨泉徑一寸文右曰貨左曰泉以貨布一分爲率參校其首身足枝長廣之數以爲尺又以大泉之寸二分貨泉之徑寸較之彼此毫釐無差足明丁之議爲至當而丁尺荀尺漢尺周尺一然無異諸家影響之說悉可廢矣蓋古人制度必徵實乃信非可以揣摩定非可以口舌爭不見古物而欲知古人之制自不可得荀丁二氏撫實之見

千載同符。今荀氏所攷古物七事，多不可得。而漢錢傳于世者，則往往有之。據此以求周漢之度，以尋昔人定律制器、營室分田之數，殆爲灼然無疑者也。計周尺一尺，當今浙尺八寸。當今織染所欽降金星牙尺六寸四分。自後田畝俱以周尺計定，別用今尺準之。

六尺爲步

司馬法六尺爲步

每步積三十六尺

					方尺



司馬法步百爲畝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爲之畝。

古者耜一金，兩人并發之，其壟中曰畝，畝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與伐，高深廣各尺，一畝之中，三畎三伐，廣六尺，長六百尺，以此計畝，故曰終畝，曰竟畝。鄭注畝方百步者，非是。

每一畝積三千六百尺。

古之一畝，以尺計，得面方六十尺，自之得積三千

六百尺

以下畝法俱折方取易算故

以步計得面方十步自之得積百步

今時畝法以步計得面方十五步四分九釐一毫

九絲三忽二微零自之得積二百四十步為畝

六尺為步以尺計得面方九十二尺九寸五分一

釐六毫零自之得積八千六百四十尺為畝以三

十六尺而一得積二百四十步

五尺為步以尺計得面方七十七尺四寸五分九

釐六毫零自之得積六千尺為畝以二十五尺而



得積二百四十步

以丈計畝，得面方七丈七尺四寸五分九釐六毫，  
自之得積六十二丈爲畝，以二尺五寸而一，得積二  
百四十步。

古之一畝，以今法準之，每浙尺八寸，準古一尺，得  
面方四十八尺，自之得積二千三百零四尺，以今  
畝法八千六百四十尺而一，得田二分六釐六毫  
六絲六忽零。

以六尺爲步，計之得面方八步，自之得積六十四

步以今畝法二百四十步前一得田二分六釐六

毫六絲六忽零後言浙尺準古其尺法步法畝法俱倣此

若以宋尺六寸四分準古一尺得面方三十八尺

四寸自之得一千四百七十四尺五寸六分以今

畝法六千尺前一得田二分四釐五毫七絲六忽

以五尺為步計之得面方七步六分八釐自之得

積五十八步九分八釐二毫四絲以今畝法二百

四十步前一得田二分四釐五毫七絲六忽後言牙尺

準古其尺法步

畝法俱倣此



司馬法畝百爲夫

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逕

攷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  
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徑廣二尺

每百畝積得一萬步三十六萬尺

面方六百尺加遂徑八尺共六百零八尺自之得

三十六萬九千六百六十四尺內夫積三十六萬

尺爲田百畝遂逕積九千六百六十四尺得二畝

六分八釐四毫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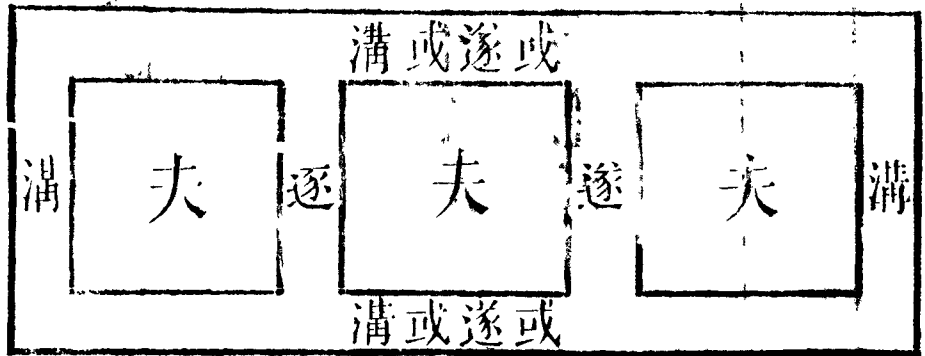
古之百畝今浙尺畝法算得二十六畝六分六釐  
六毫六絲六忽一六

遂逕七分一釐六毫

今牙尺算得二十四畝五分七釐六毫

遂徑六分五釐九毫七絲

夫 三 為 屋



司馬法夫三爲屋。

屋具也。一井之中，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

屋之廣長，或傍遂溝洫，澮不同。今以兩闕加溝畛，兩長，一作溝畛，一作遂徑計之。

長一千八百二十四尺，闊六百十二尺，自之得積一百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八十八尺，共三百十畝七釐九毫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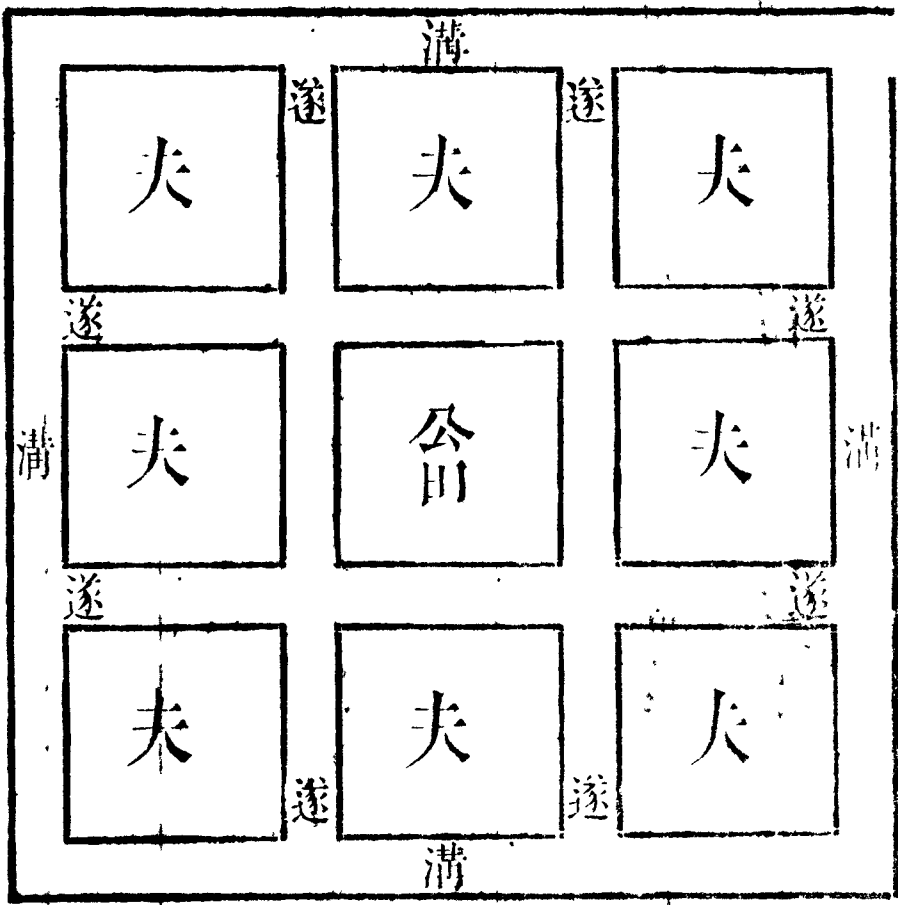
若以兩闕加溝畛，兩長加遂徑計之。

長一千八百一十六尺，闊六百十二尺，自之得積

六百一十萬九千七百八十二尺共三百零八款  
三分七釐五毫一絲



井 爲 三 屋



司馬法屋三爲井

井方一里九夫

遂人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  
謂之溝

畛廣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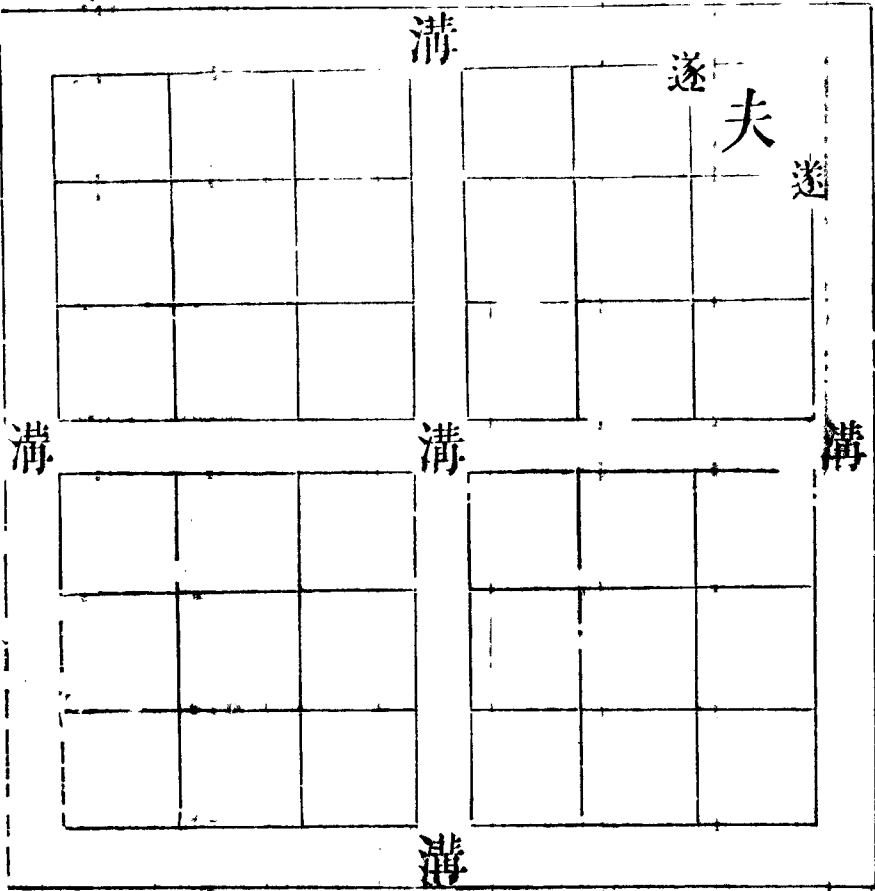
一井之田面方一千八百尺加溝畛遂逕方一千  
八百二十四尺自之得積三百三十二萬六千九  
百七十六尺

內九夫積三百二十四萬尺爲九百畝

溝畛積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

遂徑積二萬九千一百二十尺二積共二十四畝  
一分六釐

四井為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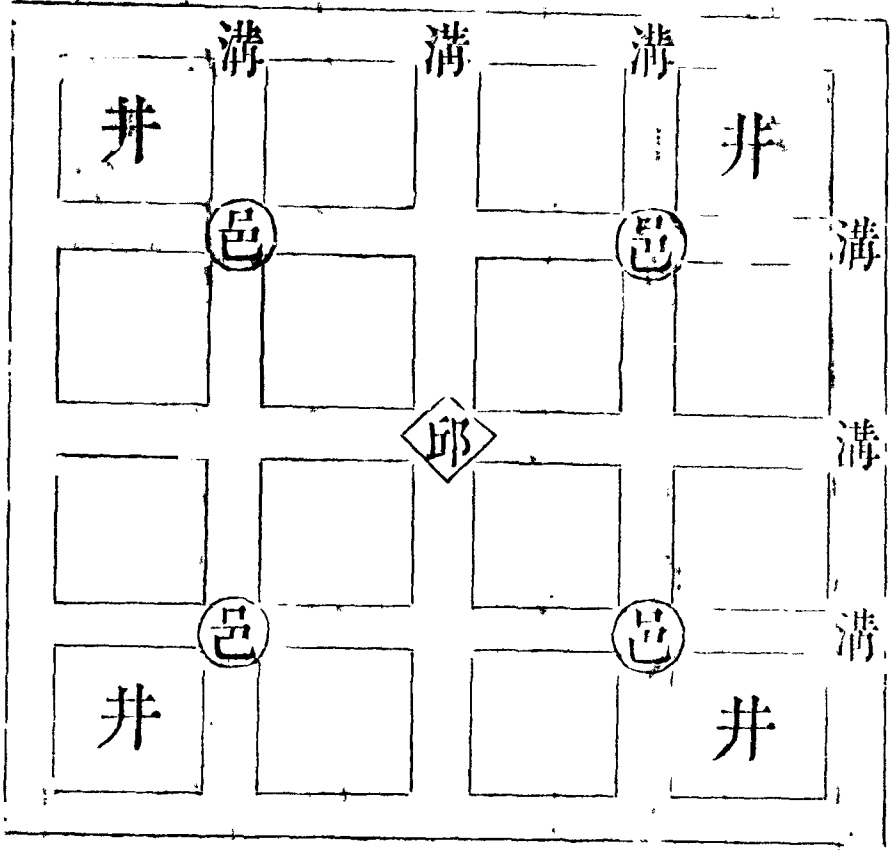
小司徒四井爲邑

邑方二里三十六夫

一邑之田，面方三千六百尺，加溝畛遂徑，面方三千六百四十尺，自之得一千三百二十四萬九千六百尺。

內田積一千二百九十六萬尺，爲田三千六百畝，溝畛遂徑積二十八萬九千六百尺，得八十畝四分四釐四毫一六。

邱 爲 邑 四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小司徒四邑爲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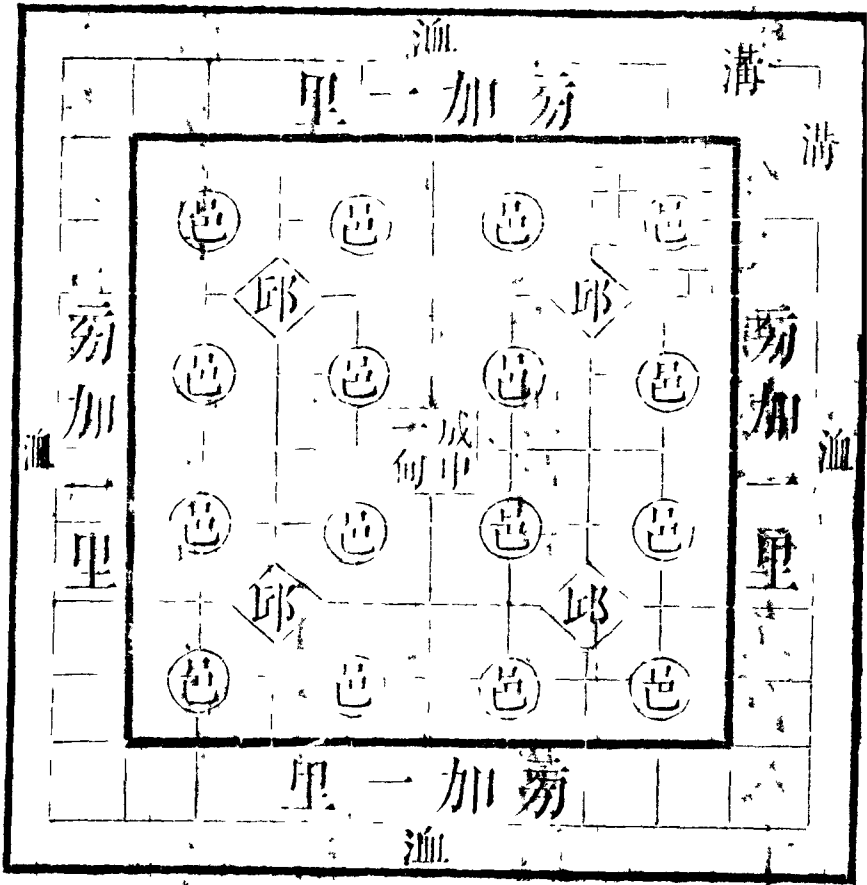
邱方四里，十六井，百四十四夫。

十邱之田，而方七千二百尺，加溝畛遂徑七千二百尺，共而方七千二百七十二尺，自之得積五千二百八十八萬一千九百八十四尺。

內田積五千一百八十四萬尺，得一萬四千四百畝。

溝畛遂徑積一百零四萬一千九百八十四尺，得二百八十九畝四分四釐。

甸 爲 邱 四



易經全書

卷之四

二



小司徒四邱爲甸

司馬法井十爲成

遂人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成方十里，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沿邊一

里治洫，四井爲邑，四登于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

故方十里，甸之八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井，五

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通廉隅三十六井，三

百二十四夫治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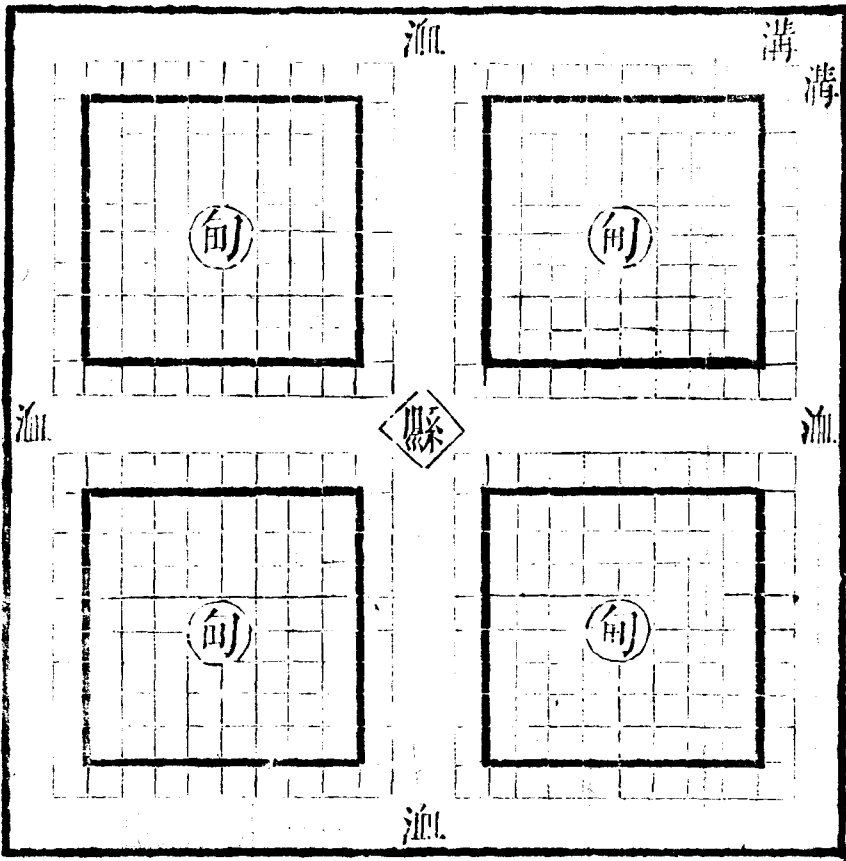
涂亦廣八尺

一成之田，面方一萬八千尺，加洫涂溝畛遂逕一  
百八十四尺，共一萬八千一百八十四尺，自之得  
積三億三千零六十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內  
積三億二千四百萬尺，爲田九萬畝，餘積六百六  
十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得洫涂溝畛遂徑共  
一千八百四十九畝四分四毫一六

一甸之田，面方一萬四千四百尺，自之得積二億  
零七百三十六萬尺，爲田五萬七千六百畝，廉隴

積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尺爲田三萬二千四百畝，共得出稅田九萬畝。

縣 爲 甸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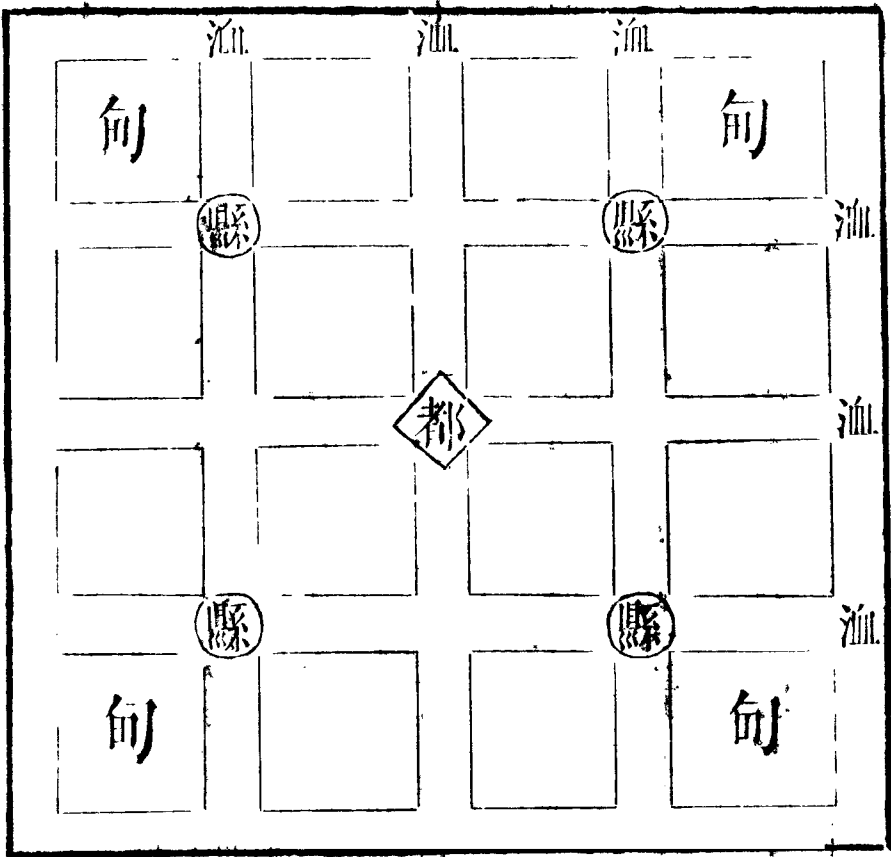


小司徒四甸爲縣

縣方二十里、四百井、三千六百夫、

一縣之田、面方三萬六千尺、加洫涂溝畛遂徑三  
百五十二尺、共面方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尺、自  
之得積一十三億二千二百四十六萬七千九百  
零四尺、內積一十二億九千六百萬尺爲田三  
十六萬畝、餘積二千六百四十六萬七千九百零  
四尺、得洫涂溝畛遂徑共七千三百五十二畝一  
分九釐五毫二、

都為縣四



小司徒四縣爲都

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一萬四千四百夫。

面方四十里爲都，一都之田，面方七萬二千尺，加

洫涂溝畛，遂徑六百八十八尺，共面方七萬二千

六百八十八尺，自之得積五十二億八千三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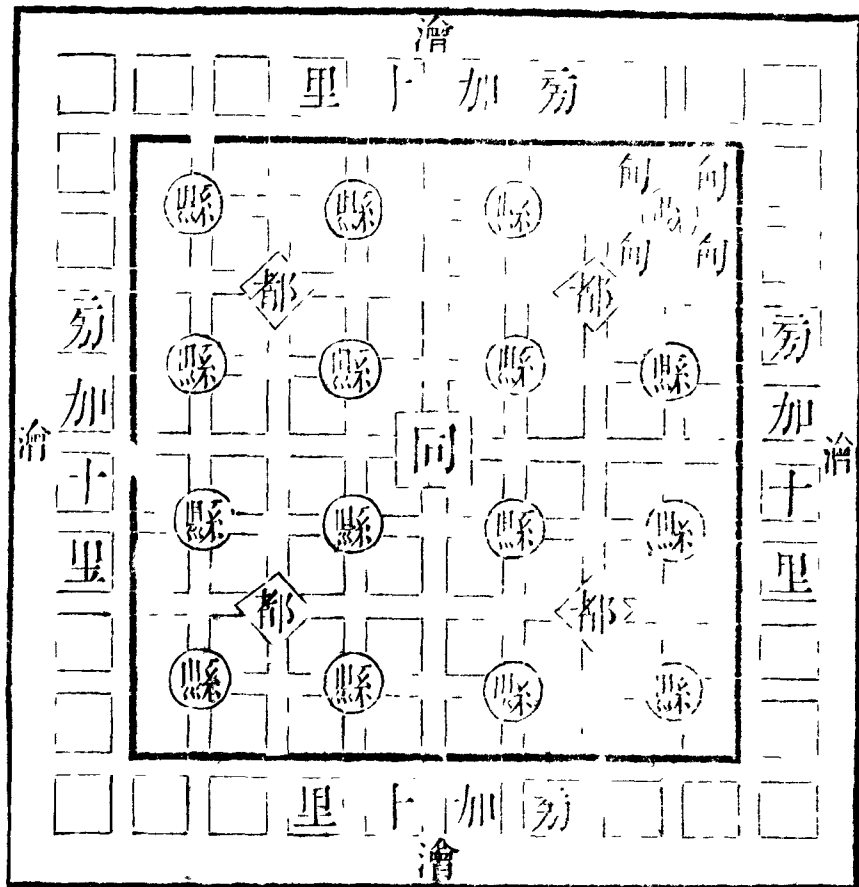
十四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尺，內積五十一億八千

四百萬尺，爲田一百四十四萬畝，餘積九千九百

五十四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尺，得洫涂溝畛，遂徑

共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一畝四分八釐四毫一六

四都為同





遂人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匠人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

同方百里同中容四都方八十里出田稅沿邊十里治澮四甸爲縣四登于同同方八十里旁加十里故方百里同之八十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成六千四百井五萬七千六百夫出稅旁加十里通廉隅三十六成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

澮達于川，川者大水通流，非人力所治。

道廣二尋。

井田之制，備于一同。

一同之田，面方一十八萬尺，加澮道六十四尺，塗一百四十四尺，溝畛七百二十尺，遂徑八百尺，共得面方一千七百二十八尺六而一，得三萬零二百八十八步，自之得積九億一千七百三十六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步，以畝法積百步而一，得九百一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九畝四分四釐，內六

十四成，積五億七千六百萬步，爲田五百七十六萬畝，廉隅三十六成，積三億二千四百萬步，爲田三百二十四萬畝，共得出稅田九百萬畝，澮道洫涂溝畛遂逕，共一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九畝，四分四釐。

若以面方一十八萬一千七百二十八尺，自之得積尺三百三十億零二千五百零六萬五千九百八十四尺，以畝法三千六百尺而一，得田數與前術同。

今時浙尺八寸，當古一尺，六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算得田二百四十四萬六千三百零一畝一分八釐四毫，牙尺六寸四分，當古一尺，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算得田二百二十五萬四千五百一十一畝一分七釐一毫一絲七忽，古之九百萬畝。

今浙尺二百四十萬畝，

今牙尺二百二十一萬一千八百四十畝，

古之滄道等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九畝四分四

釐

今浙尺四萬六千三百零一畝一分八釐四毫  
今牙尺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一畝一分七釐一毫  
一絲七忽

農政全書卷之四

終